# 浅浅的月色

浅浅的月色中，一个身披绛紫罗裳的身影行走在幽幽的小径上，在月色下显得幽雅而翩跹。那似烟雾笼罩的树

木在月夜里树影婆娑，枝叶飘动。风儿迎面吹来，如丝如缕的凡尘俗事也随着风儿飘逸，那如烟般飘缈的思绪伴随

笛声远扬……无可否认，何琼是八仙中最美丽的女性，桃脸杏腮，楚楚动人，婀娜身段，羞花闭月。赢得仙子芳心

的，正是吹奏着笛子的韩湘子，他生性放荡不拘，喜酒好歌，更擅长音律。才子佳人，其浪漫情景嫉煞那浅浅明月。

坊间传说八仙为七男一女，位于八仙首位的铁拐李却不以为然，只因为个中秘辛只有二人可知。铁拐李本

名李玄，原是一个身材魁梧，体面的伟丈夫。其善于修炼，尤擅元神之术。年少的李玄生性风流，偶尔出入勾栏戏

院，其得道之法亦拜一风流道人所赐。道人言其法乃阴阳互补，天道循环之术，常年使用，可延年益寿，更甚者可

得道成仙。自古风流多少年，李家本是京中大户，自当追求门当户对。其娶妻唐氏，唐氏乃官宦之家，家父唐

已是侍郎中，其母蓝氏，闺名蓝雨荷。唐家小姐本名婷，是京中出了名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长得更如

出水芙蓉，清丽无比，显然尽得其母的遗传。

李玄自娶得娇妻后，更是夜夜风流，沉迷于妻子的美色，勾栏倒是少去，只可怜了那娇弱的唐小姐。每每于床

第间啼叫连连，其声如出云雨燕，清脆可人。她体质敏感，李大公子的坚硬又粗大，每当那杵头一触花蕊，她都丢

得溃不成军，白芷香汗齐流，更引得李玄大力讨伐。每夜，她都倘翔云间四五回，时而头晕眼花，时而腾云驾雾。

最后，不幸夭折于李玄怀中，仙去之时蜜穴间白沫吐而不止，御医诊为脱阴，对外则称病。

李玄妻子逝去两年之后，他也运用道人教的术法，参得欢喜之道，更可以元神出窍。然而，勾栏戏院终究没有

上选姿色，所以，他打起了自己丈母娘的主意。

蓝雨荷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年纪，正是半老徐娘，可怜唐已唐大官人终日忙于政务，无法给予妻子满足，或多

或少，她都有生理上的饥渴。她身材丰腴更胜唐婷，花容娇媚，娇生惯养，气质非常。李玄自然无法明目张胆

去偷自己的丈母娘，不过，他自有自己的法门。唐时喜道的人众多，唐已更是十分痴迷，而李玄又擅长道法，偶施

两三个小术法，唐已就惊为仙人。

话说有一日，李玄嘱咐唐已，自己将元神出窍，去往西方学取更加高深的法术，回来传授于他。叫他在终南山

守护自己的肉身，待七日之后唤醒自己，如过七日不醒，就焚去其肉身。唐已自然十分相信女婿的话。李玄元神出

窍之后，首先寻找的就是丈母娘蓝雨荷。蓝雨荷梦中正在自己的房内洗刷，却发现女婿推门而进。他相貌堂堂，身

材魁梧，可以说是一表人才。他双目淫光闪烁，举止风流，竟不顾有它，强行将自己压在床上等到衣裳纷飞，两人

赤裸相对的时候，她妙目瞅见他胯下挺着一根粗大银枪，那晶亮的头部甚至还冒出热气，淫秽异常。女婿很有技巧，

他吸住自己的耳垂，灵蛇偶尔深入耳道，还伴随着阵阵热气。蓝雨荷被挠得不行，身体立下起了反应。成熟的女体

体现了它的诚实，丰满肥厚的花唇慢慢舒张，那豆大嫩粒傲然跳出，而花颈蜜汁狂吐，白嫩的肌肤立刻布满红晕。

「啊！」丈母娘轻鸣一声，只因下面的敏感被一只怪手所掌握，轻挑阴蒂，慢抚花唇，猛抠腔道，她呢喃中，竟小

丢了一回。

「呼。」李玄粗大的银枪莆一没入丈母娘的肥美肉穴，立马发出一声满足的呼声。腔道肥而不松，比之闺女并

不逊色。更胜多汁滑溺，而且蠕动，吮吸力度更强。一个身强力壮，一个闺房饥妇。前戏又十分充足，所以李玄并

没有温柔挺动，而是大力抽插。细看两人交汇密处，银龙出渊入谷迅如杵桩，蛋大的枪头银亮，带出的蜜汁甚至被

快速的棒身研磨成气泡，白色泡沫混夹着粘稠的汁水，让人口干舌躁。他时而将美妇压于身下，尽情揉捏肥大双乳

；时而在其后驰骋，拍打浑圆厚实的肥臀；时而仰卧于床，欣赏美妇荡乳晃臀，上下蠢动。其间还按揉女人的敏感

阴蒂。当真是花样百出。蓝雨荷久疏战阵，蜜穴被巨枪连戳三十来下，花心一麻，花房一松，大量的花蜜就狂

泻而出，浇在枪头上，滋润了枪身。李玄继续挥动长枪讨伐，扑哧扑哧的枪林弹雨声，劈啪劈啪的肥臀撞击声不绝

于耳。待到半老徐娘连泄四五次，骄躯抽搐，颤动不已，他才恋恋不舍地把大堆大堆的白液灌入丈母娘的蜜腔。李

玄魂游只有七日之期，他自然要把握每一寸的光阴，只苦了美妇人，美穴不勘蹂虐，已经红肿不勘，而女婿的精液

更是浇满了她的全身，头发，脸蛋，胸部，蜜穴。甚至连耳空，掖窝，莲足都被玷污了。最让她羞耻难当的是，她

的红唇已经不再纯洁，白色乳液正顺着她嘴角滴落床被之上，淫荡非常。

再说守护着女婿肉身的唐已，忽闻家奴来报，夫人已经昏迷六昼夜，现今肚子忽然隆起，御医竟言夫人有喜。

大惊大悲当前，唐大官人已无心多待半日，赶紧焚烧女婿肉身，打道回府。可怜的李玄，心满意足回到终南山的时

候，发现肉身已无，大喜大悲已不顾，瞧见山角有一瘸腿乞丐的尸体，便借尸还魂。可怜一介风流倜傥的俏公子竟

变为一个老丑脏瘸的叫花子，真是天道自有循环。

光阴似箭，十六年的光景，他利用勾栏粉头苦练术法，道法更加不俗，怎耐功力始终无法列入仙班。直至有一

日，他念起丈母娘那肥美的胴体，再去一亲芳晶的时候，发现徐娘已老，在数番云雨之后，得知自己失去肉身之时

她竟生得一女，也就是神交得的野种，已被她抛弃，流落于街市之间，乞讨为活。等到他找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

才发现娇小如精灵的她尽得李玄和蓝雨荷的遗传，生得落落大方，精致异常。粉饰般的水晶脸蛋，丰满的娇小匀称

身材，还有一种英气，显得别样潇洒。李玄本就不是一正人君子，如此出色的女子他自然不会放过，等半强半就地

压到女孩，黑丑粗长的阴茎破开她处子的花瓣的时候，一滴接着一滴嫣红的处子之血沿着枪身滴落的时候，他有种

突悟天道的觉悟，当下狂风暴雨，丝毫不理会初尝妇道的女孩的苦楚。也许女孩遗传了他的体质，又或者是血缘相

近，她竟然耐得住讨伐，直至两人同时升上云层。

从此，两人夜夜春色，李玄更传授术法于女儿，同参欢喜佛，共悟天道。天道酬勤，终于，两人都入仙班。惟

恐天谴，他瞒天过海，让女儿乔装男儿身，化名蓝采和，共享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这秘密一直都在保持着，蓝采

和童性未泯，精灵一般，倒和男童无异，其他六仙自不会察觉。她经常捉弄他人，如汉钟离的扇子就被烧过；吕洞

宾的胡子没少被拔；果老的白毛驴子被训得只能倒着骑，谁正着骑上去非被踢不可；何仙姑的内衣没少被偷，而得

意者自然是她父亲铁拐李，只不过她还不知道那是他生身父亲而已；曹国舅看见她就绕路走；只有韩湘子例外，少

女显然对于风流倜傥的才子没有杀伤力。对于铁拐李窥视何仙姑的心思，她自然知道，她甚至有点吃醋，一是觉得

她勾引了自己的父亲，二是勾引韩湘子，所以她从来没给何仙姑好脸色看。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跟铁拐李待

在一起，他又老又丑，腿又瘸。可每次当他把黑大枪插入自己的小嫩穴的时候，她就无法自禁，只会觉得心儿都被

顶出来了，那丑东西太大太粗了。而且当两个人阴阳调和的时候，那感觉更是欲死欲仙，不，应该是羡煞神仙。此

时月色浅浅，正是苟合的好时间。远处一对壁人正你唱我和，而近处，一具精致的少女胴体正被一根大黑木桩顶着，

细细一看，那黑木粗如女孩的小腿，黑白极度的对比，让人热血膨胀。一个又老又丑的乞丐躺在花丛里，而一个美

丽的精灵则蹲坐在他的大腿上，正细心地蹲起又坐下，细细一看，那黑大棒全根晶亮异常，拳头大小的柱头把女孩

的穴口撑得老大，让人触目惊心。大量的汁液沿着黑棒，滴在他身上，研磨的细泡花飘花丛里。女孩并没有选择运

功，她贪恋肉体的欢愉，动作的速度和幅度很是惊人，以至快感如潮，喉口一干，花房一紧一松，泄得一塌糊涂。

而李玄的菇头被女儿的热精一烫，再也忍不住，一股大过一股的白汁灌入女儿的花心，多余的顺着穴口流了出来。

显然，蓝采和并没有尽兴，因为那扰人的笛声还在响着。她滑下身来，小手抓起半软的黑泥鳅，快速地套弄着，

偶尔，还用小嘴巴去含住那光头和尚。闻着那刺激的味道，她发现只有深深地把它吞入嘴内，把那菇头吞了喉内，

用食道蠕压才能缓解内心的骚乱。她几乎已经把黑大棒吞入大半，喉口那圈嫩肉一麻，她立刻呛得眼泪直流，半晌，

才恋恋不舍地吐出巨物。黑色刚枪水汁横溢，晶莹非常。

她小嘴吻上他的嘴，把嘴巴里的残留灌进去，只有这样，她才觉得他足够脏。任由他那双黑手恣意捻按自己的

娇嫩蓓蕾，她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穴口醺些许滑腻汁液，然后艰难地挖进后面的菊花，只见两根手指慢慢撑平

那圈可爱皱纹，变成一轮红印。「喔！」蓝采和舒叹一声，手指很快便跟着笛声，时而迅如雷，时而寂静如林。慢

慢的，肛道变得湿滑，透明肛汁顺着手指，滴了出来。李玄大嘴咬着女儿如梨新蕾，舌头沿着小小乳晕打转，而牙

齿轻咬乳蒂，慢慢地，那粒坚硬葡萄就被拔了出来。而下体感觉到一阵紧凑，敏感的黑枪头部进入一个温热的所在，

那美妙不同于蜜穴的湿滑，却更加紧，更加热。看来，她又玩起后庭花了，每当这时候，她就会近乎走火入魔般疯

狂，所以，李玄仔细地护住她的小蛮腰，防止脱轨。

蓝采和仿佛感受不到肛道撕裂的痛苦，因为此时的她心魔肆乱，只有痛苦才能麻痹那发自内心的煎熬。黑龙慢

慢撕咬着娇嫩的菊穴，那粗大的龙身每深入一点，她的眉头就皱一下，而嘴里也伴随着喵喵般的呻吟。嫩肛令人难

以置信地吞噬了巨龙，而它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小腔道被拓至最大，小肚子甚至有点隆起，仿佛那小丘乃巨龙卧伏

之地，菊花口，条条血丝缓缓渗出。李玄被夹得生疼，不禁深呼了口气。女孩则在抹干眼角的泪水之后，疯狂的上

下挺动，巨龙嬉戏，血丝纷飞。那有点破裂的肛口惨不忍睹，女孩看不到，她也不想看，她随着自己内心的感受走，

那丝丝的疼痛正压过内心的煎熬，让她舒服异常，所以她的动作不慢反快。这边战火连天，恋奸情热。那边歌

曲互应，暧昧异常。何仙子终于还是被那幽雅的笛声所打动，她情不自禁地附笛高歌，优美歌声如天籁。

李玄听得那歌声可不得了，他一下把脱力的女儿翻下来，让她摆了个小狗跪趴的姿势，操起巨龙，疯狂地从后

面串入女孩的菊花，扑哧扑哧，啪啪啪，那声调拍子，竟也附和起笛声歌声。盏茶功夫，李玄也不知道顶了多少下，

此时曲终声渺，他也拼足了劲，最后一下，狠很地杵入腔道里面，枪身全入，那细孔嘶的一声，扑哧哧，一股强于

一股的滚烫热精全部冲入了女儿的肠道。蓝采和闷哼一声，晕死过去。这天天朦朦亮，正是万物苏醒的时分，何仙

子如约来到东海岸边的一座小山上，因为第二天八仙就要赴西王母娘娘的寿宴，到时，众仙将一起渡过东海。在此

之前，她要先完成自己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学会元神之术，那样子，她才会有私闲下凡去广布雨露，造福凡间。铁

拐李为众仙之首，他的威望和道行自是无可测量。只见洞穴里布满了各种法阵，而中间的烛台中间是一白布法坛。

何仙子按他的吩咐，眼观鼻，鼻观心，道守一方，心自在。结果，完全在李玄的刻意之下，她的三魂七魄只留下气，

精二魄。（魂魄，其魂有三，一为天魂，二为地魂，三为命魂。其魄有七，一魄天冲，二魄灵慧，三魄为气，四魄

为力，五魄中枢，六魄为精，七魄为英。）失去二魄的仙子完全没有察觉，她在蓝采和有意的护卫下，去体验魂游

的乐趣，而因为还剩下气精二魄，何仙子的肉身倒也与平时无异，只不过，那是一具没有意识的活死人。

李玄深知时辰有限，他赶紧为何仙子宽衣解带，自己也去除武装。他架起仙子的如笋双腿，放于自己的肩膀，

然后伏身下去，亲吻她的樱唇，她硕大的高耸双峰，还有那精美异常的蜜蛤，猛吸狂咬，待到仙子花径吐汁，他抚

弄了几下枪身，然后，只见拳头大小的枪头慢慢破开肥润双唇，深入花穴，挤出一滩花蜜。

黑龙一入，他便为遇水蛟龙，上下翻飞，左右腾游。仙子花穴则不堪蹂虐，渐渐红肿，而且汁水狂飞，龙身翻

搅，水花四溅，变化为朵朵白色小花。李玄不知道自己出了多少回，最后一次，他干脆强硬地把巨龙引入了仙子的

肛道，终于，仙子菊花也失守，朵朵红梅点缀了白色的法坛。他感觉棒身开始膨胀，知道快要出了，赶紧收敛心神。

然而，就在此时，如约的一声尖哨，他知道何仙子魂魄归来，强忍住高潮的快感，赶紧动用法术，变身为吕洞宾的

样子。何仙姑魂魄归来，却发现一个白袍身影正伏在自己的肉身上胡作非为，赶紧元神归位。突然感觉到自己肛穴

疼痛无比，那撕裂的痛疼入心肺。原来是他！那男的竟然是吕洞宾！此时的他发现自己醒来，那活儿竟然又膨胀了

一倍，接着一股滚烫的东西冲入自己的肠道，暖暖的，竟缓解了疼痛。可一想到是他那丑陋的东西吐出的秽物，心

里苦，羞耻异常。

也就是在她分神之际，那禽兽腰带一紧，撒腿一跑，立刻没了人，只留下一瘸一拐的背影。八仙如约聚集在东

海边，只要飞跃过去，半日可到。然而，吕洞宾竟提议各自运用自己的法宝，抛入海中，各显神通渡海。众仙听了，

自然无异议，然何仙子却不是这么想的，虽说仙人苟合的丑事无法暴露，可自己胯下仍然疼痛无比，那暗亏可以吃，

可明目张胆地欺负自己，她想想，眼泪哗啦就滚了下来。国舅和汉钟离首当其冲，玉板和扇子一甩，两个仙影

一闪，已经出来在七丈之外。吕洞宾一见，飞剑一腾，他欲踏剑而去。而韩湘子见仙子哭涕，细心一问，乃知吕老

贼欺负自己的恋人，立马变身为一只大黑狗，跃于笛子上，追着吕洞宾咬去。何仙子见一只黑狗咬着那禽兽的腿远

去，她也忍住菊花的剧痛，飞坐在莲花上，漂浮而去。

蓝采和把篮子抛到海上，一个蓝袍身影一跃，她也上了自己的法器。李玄一见岸上只剩下一个倒骑驴的张果老，

坏心一起，不用自己的法器，他身影一闪，也出现在了蓝采和的篮子里。两人去了十来丈，那果老才慢吞吞地骑着

驴子跃入海中。李玄看着三丈开外那个撅着受伤臀部的何仙子，别提有多痛快，想不到一石三鸟的点子蓝采和都能

想得出。他心一喜，大手一甩，啪的一声大响，打在女儿紧翘的美臀。紧接着，他左手一捞，蓝采和背后一凉，花

穴就露了出来，原来，她没有着内衣。李玄往后一看，十丈开外都没见果老身影，心一松，腰带也一松，一根巨大

黑龙跳了出来。他一握一挥，巨龙就没入了小穴，两人同时发出舒爽的呻吟。女儿手扶篮边，屁股后撅，父亲右手

捏臀，左手摸乳，胯下黑龙翻飞，溅起无数水花……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完】